



宋元通鑑

十七之廿

宋  
仁宗



特別  
08  
3719  
7





特  
3719  
7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七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 二月癸

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丙午詔任廣南者毋過兩

任以防貪黷 庚戌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

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

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

防貪法未善  
李宸妃



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  
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  
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  
相公云去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  
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開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  
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  
音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

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  
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從之殯于洪福院 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  
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  
后歿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歿使  
者退比反則后已歿矣 夏四月知棣州王汝坐具  
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五月遣使點檢河北  
城池器甲密訪官吏能否 秋七月丙申詔諸路轉  
運使舉國子監講官 王曙罷丁酉太白晝見彌月  
乃滅 八月辛丑以晏殊參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



蔣堂

程琳

滕宗諒

劉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為樞密副使 壬戌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九月庚寅以舊寶冊為宮

火所焚復作受命寶丙申皇太后出金銀器易左藏緡錢二十萬以助修內 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紫微垣 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謝天地于太安殿謁太廟大赦改元 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遣楊吉授其子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崇勳爲樞密使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飢民遣使督視 二月戊戌彗星見于東北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

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于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歿者復官謫者內徙 李

李垂卓識

垂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詔士大夫  
屬名節此  
其人歟



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垂聊城人舜工其字也舉咸  
平中進士累遷著作郎初以忤丁謂出知州事竟坎  
珂以終其身 甲午皇太后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  
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  
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  
必易以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  
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  
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  
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  
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

程琳不終

張知白

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  
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  
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  
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趨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  
臺史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君知天下情  
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  
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  
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

社稷臣

龐籍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帝  
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  
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壬  
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  
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  
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  
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  
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  
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

抑僥倖是  
文正第一  
相業

冊命而已 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以進獻祈恩澤  
及緣親戚通表章 己未以張士遜爲昭文館大學  
士尋命爲山陵使兼園陵使 初劉太后愛帝如已  
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  
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  
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  
后垂簾日事 己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積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  
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



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  
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于皇后后倚基于此而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其識遠矣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  
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  
都知閻文應訶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  
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  
召還未幾復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  
為於是呂夷簡忌之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  
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

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  
用所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黜程琳為  
汀州司馬帝御邈英殿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太  
后時嘗請立劉氏廟效唐武氏故事蓋與方仲弓同  
而人莫之知也唯侍讀王洙聞之 五月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  
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乙亥罷群牧制置使 六月  
甲午朔日食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繼興李煜孟昶  
劉繼元劉鋹後 秋七月丁丑詔知耀州富平縣事



張龜年  
吏治

陳執中

救災

吳遵路

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戊子詔以  
 旱蝗去尊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時蝗食中木幾盡  
 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  
 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  
 江淮仲淹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  
 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少者擯少進御  
 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  
 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為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  
 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 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  
 綬綬固辭因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  
 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  
 盡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  
 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  
 大臣出大臣黨比罔上古今通患或窺測帝旨密令  
 陳奏或附會已意擅為進退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  
 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  
 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  
 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  
 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



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  
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  
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八月  
甲午朔契丹使來弔慰祭奠 冬十月癸巳朔太白  
犯南斗 甲午禁登州民采金 丁酉葬莊獻明肅  
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  
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  
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甲辰詔以兩川歲貢  
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一易為紬絹供軍須 兩太后  
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楊崇

勲罷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勲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  
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  
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並為樞密副  
使時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謂不可納蔡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却之不祥請  
給荆湖閒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  
為盜賊矣後數年蠻果為亂 十一月癸亥太白犯  
南斗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 甲戌贈寇準  
為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 是月薛奎以疾罷  
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其民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輸。丁未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耳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閹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救有

夷簡不終

孫祖德 宋庠 劉渙 郭勸 楊偕 馬絳 段少連

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 仁宗 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  
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  
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  
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  
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  
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丁巳  
詔明年改元 李之才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  
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  
以養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於書無所不讀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

邵雍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  
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  
之才受易雍遂探賸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  
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  
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  
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八 起甲戌至丁丑凡四年

仁宗三

進士能劍者黜之百姓為兵者惡之亦弱徵也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飢民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 甲戌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執政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閒田而青州

沈厚載



郝仁禹

荐講官

賈昌朝

趙希言

王宗道

楊安國

乙科得人

兵馬都監郝仁禹請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甲申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二十萬代民歲輸丁亥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二月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万石戊申詔麟府州賑番漢飢民三月癸未詔解州畦戶通鹽蠲其半是月賜進士諸科七百八十三

趙汴

人乙科得趙汴夏四月癸丑詔置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裏行五月辛酉出布十萬易錢糴河北軍

儲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食西川歲織錦上

供亦罷之癸酉詔臺諫未嘗歷郡守者與郡是

月契丹太后蕭壽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

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

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六月乙

卯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至死者並奏聽裁壬申

徙范仲淹知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

河導積水入海閏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己巳常州

契丹廢后

東南水利於此不煩經費而募遊手故可行也



鬼通

齊宗矩

無錫縣大風發屋壬午罷造玳瑁龜筒器秋七月  
 慶州柔遠若番部巡檢鬼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  
 元昊稱兵報讐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  
 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  
 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  
 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  
 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塲屋薄游塞上規覽山川風俗  
 慨然有志於經畧耻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  
 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俟無所適聞元昊有意窺中國  
 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

陳希亮

樂

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  
 昊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  
 人犬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未更名曩宵  
 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  
 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導之入事聞詔徙其  
 族于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歿知州陳希亮上言曰  
 張昊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  
 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八月判太常  
 寺燕肅等上言太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  
 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齊宗矩 陳希亮 樂



荐布衣胡  
瑗

阮逸

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  
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  
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  
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  
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  
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  
黍實侖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  
書郎 庚申薛奎卒奎字宿藝絳州人平生剛毅守  
節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人於規  
矩徃徃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不食家人

上天夫不  
不無此念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 壬戌  
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  
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  
王曙卒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  
初知益州復張詠之法歷官樞使方嚴簡重然喜浮  
圖法深自損抑齋房蔬食泊然清淨雖老不知邊為  
歐陽修所諷而竟薦修入館人謂其得大臣體唯締  
交周懷政以誤寇準此則不無可議也謚文康 是  
月以王曾為樞密使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閔

曹皇后



孫沔  
余靖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  
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  
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  
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丙  
午熒惑犯南斗詔曰仍歲飢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  
登方事歛穫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  
者速決之冬十月乙亥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  
曲是月趙元昊進毒弑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  
遣使來告哀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饗聖祖

十二月癸酉賜趙元昊佛經

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邈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  
篇于屏貶御史裏行孫沔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  
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  
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  
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  
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盡承平之化又  
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  
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罷公卿大夫諂佞誕誕之士



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寺之  
 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范仲  
 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  
 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  
 其貴孰若郡縣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  
 地建學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  
 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  
 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戊辰李  
 迪罷時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  
 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籍與宋綬決獄爽

籍劾諷事  
宜詳載

樂

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  
 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主上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  
 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爽簡實陰教之以王曾  
 同平章事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並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命集賢校理  
 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  
 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  
 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  
 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一律



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剝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  
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鐃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  
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  
管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  
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翹其樂傳之亘古  
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處可  
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  
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  
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  
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

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  
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  
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  
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  
知閤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  
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  
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  
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  
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它以樂書獻  
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



悟頭

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  
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  
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  
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  
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  
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弁匏竹高下制度皆洞  
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三月戊申出  
內庫珠助三司經費 夏五月甲午以猺獠寇雷化  
州詔桂廣會兵討之 李照上言雅樂制度既改制

悟頭

屢出內庫

李照紛更  
逐末

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秦可照乃鑄銅為  
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鐃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  
十黍為黃鍾之容合二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  
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鐃之容受差  
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  
數月潞州上種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  
成與大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  
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  
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  
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

馮元駁是



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  
三十六簧之箏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  
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  
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  
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  
美實依磬聲此一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  
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  
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  
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  
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  
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  
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  
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  
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  
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  
卑也今若上用十一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  
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矣則凌犯之音作矣此  
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  
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一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  
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



用人

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秋七月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一廣易以銀江東以帛。庚午榮惑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

石介

杜衍

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歿于道。乙未詔錄五代及諸亡國後御史臺薛石介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閣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它舉亦必擇賢大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

元昊敗擊廝囉



安子羅

斯羅弱而不能救

制元昊一

著宋自失之

復郭皇后

鄭向周啟順

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  
 諸城斯羅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  
 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歿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斯  
 囉僻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斯囉潛使  
 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  
 者十八九鹵獲甚衆斯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詔長吏能導民修水利闢荒田者賞之  
 二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郭皇后  
 龍圖閣學士鄭向薦道州用敦順召試爲將作監

主簿向敦順之舅氏也 二月丙辰命官較鎮東推  
 官阮逸布衣胡瑗等所定鐘律壬戌詔兩制禮官詳  
 定京師士民服用居室之制丁卯修陝西三白渠  
 三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  
 貧不能自給非所以優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  
 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  
 時以朕意勞賜之 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  
 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厚李諮既居政府請  
 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  
 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



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芻粟于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夏四月己酉朔自當食不食。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它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日帝王好尚二日選賢任能三日近名四日推委

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

尹洙



責杜衍責  
若訥皆攬  
要之言

李紘

王質

蔡襄

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  
鄧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  
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  
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  
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  
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  
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

闕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  
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  
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睹  
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  
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  
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  
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  
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



通鑑卷之八十八  
宋紀  
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  
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  
致位臺諫後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一臣者非不知緘  
口數年坐待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  
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  
不敢論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  
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  
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  
帝聽二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  
子二老愚老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

樂  
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  
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  
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  
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  
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秋七月乙未置  
太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  
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紳遺失  
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  
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  
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九  
八月己酉頒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乙卯月犯南斗九月癸巳熒惑犯南斗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美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隨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匱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匱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



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  
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  
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  
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  
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  
亦不明言用黍長廣黍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  
二百粒以委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  
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  
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  
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  
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  
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  
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  
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  
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  
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  
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



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集賢校理郭積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詐解官申心喪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十一月戊寅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十一月丙寅李諮卒諮字仲詢新喻人舉進士位至知樞密院性資明達周知世務革濫賞抑僥倖慎磨勘吏不敢欺

契丹初殿試

人以為稱職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

元昊併兵一路而來宋開五路塞府不相救接此又大失着



番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均諸州解額 二月置赤帝像  
于宮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閣侍講 夏四月  
乙巳呂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錄 甲子呂夷簡王曾  
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  
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又多所專決曾不能  
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賄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  
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  
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

盛度不終

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  
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  
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  
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  
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  
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 六月戊  
子出神武秘畧賜邊臣 秋七月丁未詔河東河北  
州郡密嚴邊備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大者其  
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八月甲戌越州水  
賜被溺民家錢 冬十一月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十二月甲申拜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壓死者三萬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遣使撫恤其民賜歿傷之家錢有差

丁巳十二月二十三日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使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九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仁宗四

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甲辰雷丙辰以地震及雷發不時詔轉運使提舉刑獄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歷歿民家去年秋糧是月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



不達世務  
之言

通鑑卷十九  
思自編筴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  
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  
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邪且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  
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  
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  
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  
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  
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  
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

猶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  
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  
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  
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  
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  
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  
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  
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下寧以告陛下果能  
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  
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



通鑑卷十九  
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  
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  
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  
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  
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  
不可繁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  
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  
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宴樂  
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  
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

間日隔日  
猶以為疎

朝。肝。具。方。罷。猶。坐。于。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  
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  
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  
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益。藏。誅。斂。科。率。始  
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  
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  
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  
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  
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  
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

耻

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旣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二月壬申，詔復日御前殿。三月戊戌朔，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隨爲相，無所建明。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



章得象

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以兄子綱為代遂皆罷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此故也士遜與輔臣同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閑幽閑亦省游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是月賜禮部進

知人

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得司馬光夏四月王博文卒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善回文詩位至同知樞密院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  
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  
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  
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  
鼓與罇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  
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  
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鞞以應之又所造太竿太  
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  
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  
所作勿復施用 六月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 秋

八月庚辰熒惑犯南斗 九月戊申詔應祀事已受  
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  
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  
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  
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  
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汗善  
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  
以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  
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

李若谷

元昊窺河東



山遇

西人向化之心絕矣宋又一大失着

元昊悖文

嫚書一宜討吳母族人山喜謀殺吳并毒其母二宜討何默默亂種則奪

已乎

塞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胃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汾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主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

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 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徙范仲淹知越州帝每以水旱為憂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 乙卯王曾卒曾字孝先益都人甫冠舉進士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



通鑑卷之九十九  
之志不在溫飽歷官至宰相封沂國公性資端厚在  
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  
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  
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  
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  
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宦官近習不敢  
窺覷而帝德日就莊獻亦全刻而無實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  
矣然不免叅和傳會權定大事而閒居獨念時為感  
慨是蓋彌綸之才軋于羣媚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  
有所難屈而弗慊于心以至大病斯可慟已先時大

清臣  
星隕于郡左右驚曰曾曰後一月當自知之如期而  
卒君子謂為知命謚文正 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  
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天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  
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  
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  
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  
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  
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  
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



通鑑卷之九十九  
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項范仲淹  
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  
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  
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徙范仲淹知潤  
州 已卯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  
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韓億卒億字宗魏其先真  
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歷官尚書右丞子八  
人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  
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擯  
拾官吏小過者輒頽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

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  
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  
何錮之於盛世卒年七十三謚忠憲 加吐蕃唃廝  
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  
徃徃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  
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  
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  
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  
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正月己酉王隨卒隨字子正河陽人舉進士



舉布衣  
雷簡夫

歷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  
多不合無大臣體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喜  
佛慕唐裴休之為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卒年七十  
六謚章惠以杜衍為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  
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為姦術區處經畫寬其期會  
民得次第輸官比它州省錢過半帝以西戎方熾歎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衍薦長安布衣  
雷簡夫才器可任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條陳西  
事甚詳帝即命檢真宗召種放故事呂夷簡上言曰  
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寔無大過入者  
三月乙卯閱試衛士戊午賜陝西緣邊軍士緡錢  
夏四月乙丑放宮女二百七十人丁亥募民入粟  
實邊蔡齊卒謚文忠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  
綰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方重謙退有善不伐在  
政府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以致君堯舜為心不  
屈于權貴唯厚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頴善頴以罪廢  
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又以女妻其子所

劉頴



舉方畧才武  
是年劉平  
乞選用酋  
豪各守邊  
郡乘哨氏  
相敵沿邊  
二百里以  
土人補將  
校勇者貪  
於祿富者  
安於家按  
哨氏西平  
王以所得  
城邑封之  
不削無  
不反者江

薦龐籍楊偕段少連率為名臣 五月癸巳詔近臣  
舉方畧才武之士 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議節省浮  
費 壬子王德用罷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初趙元  
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  
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  
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  
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  
月壬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  
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

南錢傲故  
事又絕不  
類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  
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  
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又上言姑許其所  
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  
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  
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是下詔削奪元  
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  
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  
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時陝西  
用兵調費日蹙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

笑之是也  
宰相處分  
又安在



將將遠畧

太宗曰三  
道深入用  
甲卒免萬  
何人為將  
帥何人謀  
輜重表裡  
砂積何處  
會合

上十事云  
近年之弊  
強弱兼困  
強為弱累  
中國技先  
強弩因參  
以他兵不  
能專用已  
長攻彼之  
短莫若令  
涇源環慶  
兩路訓練  
數百里開  
往來交擊  
傳矢持滿  
一發萬矢  
仍立強弩  
指揮  
又有蝦蟇

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  
祿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  
諭之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  
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  
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  
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  
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  
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况德  
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  
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  
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  
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  
倉卒可見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  
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  
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  
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  
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  
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



來劄心據  
上游遣使  
撫存令安  
子協和

吳育之言  
亦可采

康定初屯  
田負外劉  
渙請使肉  
氏令擊元  
吳踰蜀乃  
達既見逼  
渙拜之徒  
捐金繒數  
萬可耻也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  
宋已 仁宗四  
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疎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  
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  
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  
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  
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  
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

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  
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  
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  
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虜斯羅及它番部離  
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是月契丹宗真迎  
其母蕭氏于慶州蕭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  
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八月甲戌皇  
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九月乙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三十一  
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飢民冬  
十月甲申詔兩川饒民出劔門關者勿禁十一月  
戊子朔出內庫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  
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  
少紓吾民之歛也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  
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  
无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  
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  
人上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  
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

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无強取其鄰所賃官舍  
琳坐令士无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  
无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哥士  
无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  
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壬寅以王巖  
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庠練習故事自執政遇  
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  
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  
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

狄青

盧守勳

經畧

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若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



种世衡

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

矯誣想宋人作樂多此類

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是歲以文宣公孔聖祐從第，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為封，扁鵲為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為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



劉平石元孫死戰  
劉宜孫  
李士彬不終  
士彬部胡兵十萬延州號鐵壁相公元吳使其吏詐降士彬雍

勸納之元吳以怯戰驕士彬又嚴酷馭下元吳陰誘以金帛雍中計悉葬俾泉致祭遂大入降者內應左右以弱馬輕士彬致之元吳此何略也○郭遵言未識寇淺深而鼓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

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是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入出入之衝。地濶若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若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

德和巡檢万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歿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



不聽踐雪  
行數十里  
寇偽為雍  
使趣平戰  
故敗

文彥博

會有京師

書晦之災

始遣中使

問劉平石

元孫家屬

取法乎下  
無策其矣

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日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  
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  
賊解去延州得不留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  
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  
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  
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  
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  
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  
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  
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

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  
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埃控扼要害為  
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  
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  
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有甚閑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  
窺朝廷淺深從之初李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時  
范雍守孟莫之知也雍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  
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至雍謫安  
州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  
始恨知之才之晚二月丁亥以夏守贊為陝西經



琦言三路  
各那一萬  
人聚于鄜  
慶渭三州

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  
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  
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  
聽辛卯月太白俱犯昴丙午改元 時西事日擾括  
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  
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詎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  
縣罪及夏稅先是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  
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  
臣庶上封章言朝政闕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  
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

今更益  
三萬八潛  
入大掠或  
破其和市  
或招其種  
落或更築  
壘拓地招  
羌別立疆  
制以助正  
軍按其言  
棟刺土民  
以減土兵  
非廣募也  
○琦言延  
州之戰郭  
遵上馬舞  
二鐵簡與  
舞二劍賊  
格賊腦碎  
又橫大鋤

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陞  
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以周敦頤為洪州  
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  
驚曰老吏不如也為政精密嚴恕務盡理道士民交  
稱之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丙子大  
風晝暝黑祲夕見東南丁丑罷太宴詔中外言闕政  
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真  
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  
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



刀陷虜陣  
至其帳而  
還凡三出  
三入殺幾  
百人詔贈  
果州刺史  
母妻諸子  
皆封拜何  
不載耶○  
琦又言取  
勝必有奇  
兵若併力  
出攻則所  
向皆潰欲  
令仲淹籍  
等選奇勇  
為平羌指  
揮衣糧列  
龍衛而在  
馳捷之上

兵三年更  
代厚給之  
并給馬○  
執中云自  
宋明至金  
明二百里  
須列修二  
城每城屯  
精卒千人  
招土民為  
弓箭手又  
為蘆關一  
路都巡檢  
以填土彬  
之缺仍以  
兵二千為  
三寨之援  
撫熟羌而  
防新附點  
羌仍須增

以馬摧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无昊年方十  
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  
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  
使人覘无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  
比再入樞密无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  
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醜始  
歎韋之明識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  
知院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為禁  
軍輦官攜妻子避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  
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贊庸怯寡方畧召  
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  
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  
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  
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  
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



土兵漸減  
騎兵更須  
主張將臣  
使橫議不  
及  
張方平

實字難言

之矣公又

云唐漢既

委之以兵

又與之以

賦稅而不

求速效在

宋尤難言

之矣張方

平曰非賊

能敗我我

自取敗爾

文曰若將

各盡其  
用自當有  
功皆名言  
也  
又云臨撫  
喃氏洮河  
接壤今自  
為攻取使  
邈川自為  
戰  
又云宜聚  
重兵于永  
興為臨制  
根本之地  
按兩渠之  
故跡開置  
屯務  
知延州嘗  
閱武部式  
見唐取人

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澗而

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

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入矣六月丁亥

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壬子詔官寮罷在所過山

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討元昊

告契丹已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

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

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

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

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戊申夏

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右正言梁適等皆言

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范仲淹

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

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

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

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



皆較取實  
莠做行之

建鄜城

修諸砦

張載

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  
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  
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它所減  
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永平永平等砦稍招  
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  
踵歸業時張載年二十一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以書謁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由是知

楊保吉  
任福

福密出城  
密部分諸  
將王懷政  
攻白豹城  
西斷神樹  
觀來路范  
全攻其東  
斷金湯之  
路談嘉震  
攻其北斷  
葉市之路  
王慶石全  
攻其南武

學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憲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是  
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  
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  
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  
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  
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與之以當寇衡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  
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英入城門  
閉敵福以  
大將駢于  
城策應非  
浪戰也及  
捉一首卒  
李家妹押  
送慶州與  
士人為妻  
亦大有處  
置  
以官錢貸  
商旅使致  
之不問所  
出入  
士卒病嘗  
使一子視  
之戒以不  
愈必管之  
有功者或

解所服金  
帶或撤席  
上銀器遺  
之胡部蘇  
慕恩出侍  
姬佐酒既  
入內潛與  
姬戲即遣  
之

真隱

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  
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  
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  
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由募商賈通貨利城  
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故可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  
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能射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先是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  
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  
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

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  
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  
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  
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十二月癸未出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癸卯參知政事宋綬卒綬  
字公垂趙州平棘人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  
論多所裁定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既逆上鐘  
律制議并圖三卷是年邵雍至洛初雍居共城之  
百源山受易於李之才已而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  
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



之墟久之而歸曰道在是矣至是來游河南葵其親於伊水上遂定居焉蓬華環堵不芘風雨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九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 起辛巳至壬午凡二年

仁宗五

晁宗慤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願存此一  
路招納  
防意自周  
密

其言曰  
戊則軍情  
危始遠饋  
則民力將  
竭

此等銳氣  
壯言自不  
可少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  
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  
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  
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无  
吳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  
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判黠虜若  
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於賊手非計  
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

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  
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  
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  
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  
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  
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  
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  
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  
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  
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无吳遣高延德還延



公嘗議攻  
策云延安  
西慶州東  
中有金湯  
白豹後橋  
三寨取可  
攻之地其  
在于此留  
土兵守之  
使范全趙  
明安撫之  
通得兩路  
軍馬易為  
應援令勇  
夫身死者  
居其前如  
王信扶青  
劉拯范全  
劉貽孫張  
建侯可用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无昊曰仲淹與大  
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  
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  
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  
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  
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  
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  
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  
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番中有叛朝廷者

策應者居  
其次如任  
守王信達  
王文王遇  
張宗武談  
嘉震王守  
恩使臣中  
可當一隊  
者參于前  
隊如張信  
張忠郭達  
張懷忠有  
心力幹事  
者營立城  
寨如周美  
張燦李緯  
楊郝劉康  
濟張繼勛  
又云胡盧  
泉一帶著

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  
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  
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  
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管在唐末天下恂恂  
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  
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  
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  
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大



部與明珠  
滅戚相接  
一處城寨  
平定更圖  
一處為據  
守之策又  
議守策云  
今種世衡  
欲于本處  
漸興田利  
今聞僅獲  
萬石臣以  
為邊寨皆  
可使弓手  
土兵以守  
之因圖營  
真田

通鑑卷二十一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  
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  
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  
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  
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  
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  
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  
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  
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益  
有血戰而歿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  
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晉鄭人侵  
蔡獲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  
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



通鑑卷二十一  
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  
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歿者所失多  
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  
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  
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  
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歿者非有  
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  
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

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  
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  
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  
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  
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  
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  
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  
樂無歿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  
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



通鑑卷二十一  
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  
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  
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  
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  
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  
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  
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  
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  
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豕羊之產金銀繒帛  
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

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  
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  
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  
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  
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无吳果  
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  
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  
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  
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  
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



魏公自是  
失着不必  
曲為之諱  
如魏公者  
方可不以  
成敗論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  
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  
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  
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  
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  
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  
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  
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  
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

桑懌劉肅  
戰死

任福福子  
懷亮戰死

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  
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  
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  
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  
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  
卒多墜崖塹相覆懌肅戰歿敵分兵數千斷官軍  
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  
吾為大將兵敗以歿報國爾揮四刃鍊簡挺身決鬪  
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歿子懷亮亦歿之敵乃併兵攻



武英王珪  
趙津耿傳  
牙戰

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鬼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

謹報精明  
乃爾

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歿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



子瞻處置  
金塔祖此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  
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  
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  
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  
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  
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  
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咸  
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為夷簡所賣也 夏四月以陳  
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

宋庠不終

夏竦不終

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也涇州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  
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无吳命募得竦首者與  
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庠練習  
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  
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  
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 六月壬辰  
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  
之乙巳詔近臣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是月无昊

舉邊臣



折繼閣 王世賈 王顯慶 孫吉 楊偕不終 張亢 元論西事 云延州之 敗山諸將 自守不相 應援謀定 敵寇其所 某將為先 鋒某為奇 兵某為聲 援某出死 士某設覆 都同巡檢

谷執要言 又合都路 取某路出 應仍潛應 旗幟為號 又云朝廷 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 言兵每路 欲更增十 萬人亦不 見成功之 効又云前 條方遂施 行後今復 即衝改胥 吏有抄錄 之勞官負 無看詳之 暇

寇麟府州折繼閣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 夏砦砦主王世賈兵馬監押王顯慶之進圍豐州孤 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歿之 時 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奔河外 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瑠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 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 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 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 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

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 琦知秦州王沔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 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 當賊衝王沔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 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 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埃於西賊舉動之時 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 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 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 費領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



出內帑以行間非糜賞也

柔招安龍安砦

周美

王信

城慶州即大順城

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无昊反延州城  
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戊兵十萬無壁壘皆散  
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  
安砦於橋子谷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  
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  
以安初无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  
約為嚮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  
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  
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

范純佑趙明

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  
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  
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祥北仲淹戒勿  
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罷  
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  
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  
功以尹洙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洙上奏曰漢文  
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  
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  
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



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

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不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



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誦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

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有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

敘語切直  
其餘可刪



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尋以右司諫知滑州。

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自西方用師，帝爲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曆，詔天下立義倉。

鹽法

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推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鍊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



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推癸亥詔磨勘院凡諸路提點刑獄到闕分功罪三等聞奏以待黜陟二月乙未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三月甲辰詔武臣舉將才癸丑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

刺義勇字

舉將才

患邊上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辛酉北宗慤罷已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

契丹乘釁

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契丹蕭孝穆



使節

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的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

歐陽修

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王安石

是月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得王安石呂

呂公著

公著夏四月癸亥除范仲淹為鄜州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  
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乙丑罷左藏月進錢千二  
百緡謂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  
無所費其斥以賜縣官尋禁銷金爲服飾 六月癸  
酉朔日食甲戌出內藏銀紬絹二百萬助邊費時契  
丹兵歷境詔王德川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  
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  
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

併樞密於  
中書

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丙辰任布罷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  
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  
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  
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知諫院張方平言朝  
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  
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一  
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  
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帝因追用弼議命夷簡判  
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大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



通鑑卷二十一  
宋紀  
密使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宋真言曰兩朝人主  
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  
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  
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  
從諸將言止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  
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主宇狹小上  
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  
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  
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无昊也塘水始於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  
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  
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  
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太  
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



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木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  
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  
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  
日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  
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木符曰。吾主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

契丹劉六  
符

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  
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  
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  
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  
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  
不同。馳還都。以哺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  
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  
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  
易書而行。

晏殊不終



論曰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乎

九月雷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毋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用則當以

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木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歎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閏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无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无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无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

葛懷敏十四人

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歿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无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无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无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



魏公云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獨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又云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

王堯臣

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於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太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

滕宗諒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萬懷敏敗於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



通鑑卷二十一  
秦博帥秦宋諫帥慶張九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  
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  
使各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  
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各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  
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甲申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范仲淹  
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于詢仲淹贈錢一千  
明年復至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乃戚然

徵處士孫復

動色對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  
淹乃補以學職俾月得三千錢且授以春秋旣而辭  
去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  
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時年逾四十  
家貧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辭焉  
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  
先生貧賤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之至是仲淹  
去睢陽蓋十年餘矣但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者道高德邁而亦未遑究其所自及石  
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仲淹于是借

不愧知已



富弼薦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及至乃管日  
索遊孫秀才也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  
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  
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  
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无異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  
受賞乎一日王拱辰言于帝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  
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耳帝曰不然朕所  
保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  
出於生民邪帝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

見亦不亂  
辭得是

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  
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  
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帝閔然動色  
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邪拱辰言塞且知藩之  
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也愛民如此真堯舜  
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初富弼以右正言糾察在京  
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弼白呂  
夷簡請以吏付獄夷簡指其坐曰公不义居此無爲  
近名弼必得吏乃止夷簡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歐  
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蓋爲此也至是帝嘉弼



使事有功而拱辰諧之無亦希執政意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一

送妻于



